

库切《耻》中的替罪羊及其功能

On Scapegoat in Coetzee's *Disgrace* and Its Functions

李忠敏

LI Zhongmin

作者简介

李忠敏，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 Zhongm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mail: lizhongmin25@163.com

Abstract

Coetzee's *Disgrace* has brought him both many praises and controversy. The novel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hites and black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extending his reflections on colonial history. This paper engages in a cultural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scapegoat in the novel, to reveal its metaphoric functions and salvific implications. The paper argues that *Disgrace* uses the cultural prototype of the scapegoat to refer to the historical fact of widespread trauma suffered by South Africans, and that the suffering of dogs and sheep in the novel signifies the fate of its charact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scapegoat implies the oppression of others' power, and its passive image highlights the existence of both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violence. At the same time, Coetzee also uncovers the redemptive function of the scapegoat, but this redemption is no longer to redeem others, as in the original cultural prototype, but is self-redemption. Through the attitudes of Lurie and Lucy towards trauma, the novel indicates that only by actively shouldering individual hardship and responsibility, and learning to be patient and receptive, can one escape the harm of history dominated by power.

Keywords: Coetzee, *Disgrace*, scapegoat, redemption, kenosis

1999年库切发表了《耻》^① (*Disgrace*)，这部小说在为他赢得布克奖、英联邦作家奖等各项荣誉外，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库切作为南非白人作家，是在为白人立言，这部作品仍用一种刻板的印象看待解放后的非洲和非洲人，把非洲人判定为不道德、野蛮、暴力，不尊重私有财产，无法通过教育被改善。^②但也有论者从中看到了不同的信息。《耻》的中文译者张冲先生认为，作品叙述了南非白人戴维·卢里 (David Lurie) 由于超越传统、道德、性别、种族和政治所规定的界限，最终为其“越界”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其女儿露茜被黑人轮奸则是殖民主义越界所必然付出的代价。^③这种观点看到的则是库切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上，反思了殖民者的罪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延续，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惩罚。特蕾莎·多维 (Teresa Dovey) 曾指出，库切的小说总是在“他到底是站在压迫者一边还是被压迫者一边的争论中被阅读和评论”。^④

* 本文为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与宗教”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DWW001。[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project “Wester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uangx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No: 15DWW001.]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J. M. Coetzee, *Chi (Disgrace)*, trans. ZHANG Chong and GUO Zhengf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2).]

^② 参见 Kai Easton, “J. M. Coetzee’s *Disgrace*: Reading Race/Reading Scandal,” in *Scandalous Fictions: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 in the Public Sphere*, eds. Jago Morrison and Susan Watki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88.

^③ 张冲、郭整风：《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5期，第86-89页。[ZHANG Chong and GUO Zhengfeng, “The Price for Overstepping the Boundar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er Prize Winner *Disgrace* by J. M. Coetzee,” *Foreign Literature*, no. 5 (2001): 86-89.]

^④ Teresa Dovey, “J. M. Coetzee: Writing in the Middle Voice,” in *Critical Essays on J. M. Coetzee*, ed. Sue Kossew (New York: G.K. Hall, 1993), 18.

本文认为，二元对立模式的解读未必适用于库切的小说。《耻》创作于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此时黑人在政治上已得到解放，白人逐渐被边缘化，库切作为南非白人作家并未局限于自己的白人身份，作品既有对白人“越界”行为的反思，也有对黑人暴力行为的揭示，它超越了白人/黑人、殖民者/被殖民者、压迫者/被压迫者的二元划分，将批判的笔触直指权力以及权力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本文将通过分析《耻》中的“替罪羊”隐喻，指出其功能及库切希望表达的一个历史事实，即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他者权力的牺牲品。



安迪·莱米 (Andy Lamey) 指出，在库切的《耻》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 中，存在着与动物相关联的两个主题，一是同情伦理，二是替罪羊现象。^① 替罪羊的原意既指《旧约》中犹太人在赎罪日用作祭品的动物主要是羊，也指《新约》中被钉十字架、为世人受罪的耶稣。《圣经·利未记》第16章第6-22节记载，在赎罪日那天，耶和華晓谕摩西转达他的哥哥亚伦要做的事情：把公牛宰杀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再挑选两只公山羊，通过拈阄，一只归与耶和華，宰了献为赎罪祭；一只活着送到旷野去，以把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② 用羊替罪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耶稣是替罪羊的再现，被视为代偿世人罪过的祭品，被称为“永远的赎罪祭” (来10:12)、“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弗5:2)。经过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 (René Girard) 的阐释，替罪羊获得了世俗的引申义，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集体迫害的无辜者。无论是在宗教语境，还

^① 参见Andy Lamey, "Sympathy and Scapegoating in J. M. Coetzee," in *J. M. Coetzee and ethic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eds. Anton Leist and Peter Sin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1-196.

^② 以下《圣经》引文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和合本修订版 (2010年)。

是在世俗引申义上，替罪羊首先是一种牺牲的形象，而在《耻》中，动物和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牺牲。

在《耻》中，大学教授戴维·卢里在诱引并强制性地与自己的学生梅拉妮发生性关系后，受到各方的指责以及学校调查委员会的审判式调查，他被迫辞职，来到女儿露茜经营的农场寻求清静。露茜戏称父亲是“替罪羊”。她说：“出于安全考虑，你让人撵走了。你的同事们可以重新呼吸舒畅，而替罪羊却在荒野里游荡。”卢里反驳说：“我觉得寻找替罪羊并不是最好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背后总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把全城的罪孽架在一只羊的背上，把它撵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这么做能起作用，是因为人人都明白那些典仪该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后来，神死了，突然之间，人们得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清除城里的罪孽。没有了象征的手法，人们只好求助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就产生了审查制度，是罗马意义上的审查制度，其口令就是监视：一切人监视一切人。抽象的清除被实际的清除取而代之。”^①在卢里看来，替罪羊的说法里还有一种宗教意义的高尚，而他们实际置身其中的却是一个世俗的处境，人们所做的事情仅仅是监视、审查、清除。显然，卢里意识到，人们并非把他当作替罪的羔羊进行神圣的驱逐，而是当作罪孽进行“实际的清除”。

除了卢里，遭到清除的还有那些因为多余而被抛弃的狗。贝芙·肖经营的动物福利站专门收容并处理多余的狗，那些狗骨瘦如柴，挤满笼子，当笼子装不下它们，或者它们的身体逐渐虚弱到撑不下去时，贝芙·肖就会给它们实施安乐死，然后成批量地送往火葬场焚化。卢里常以狗自喻，与狗产生命运相通之感，自问“咱都让人抛弃了，是吗”。在解释与梅拉妮的不伦事件时，他也用一条金毛寻物公狗的经历喻指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那条公狗只要见到母狗就会激动，狗的主人按照条件反射原理，每次都打它一顿，后来它一闻到母狗的气味就耷拉耳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02页。

朵、夹着尾巴，猛跑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卢里认为狗因为情欲而受罚是一件卑鄙之事，按照本能行事就得受罚，这样的正义没法接受。^①由此看来，卢里虽然否定了自己是宗教意义上的替罪羊，但他以狗自喻，说明他肯定了自身的遭遇仍然具有替罪羊的无辜牺牲特质。

小说中，羊和露茜是纯然无辜的牺牲，是名副其实的替罪羊，更接近耶稣的受难。勒内·吉拉尔曾区分了《旧约》的替罪羊和福音书中的耶稣，他说：“替罪羊一词……《福音书》中有另一个词非常适合替代它，即‘上帝的羔羊’。如同‘替罪羊’一样，它意味着一个受难者代替其他人受罪，然而，通过在词的内涵上用‘羔羊’这褒义的动物代替恶臭、讨厌的‘公山羊’，更好地说出了受难者的无辜，审判的不正义，他受人仇恨的无理由。”^②《新约》用“上帝的羔羊”代替“替罪羊”，突出了耶稣的无辜受难性质和神圣担罪功能。露茜与羔羊的命运具有共通性。两只羔羊是佩特鲁斯准备宰杀以宴请宾客的食物，看着它们，卢里想到，羔羊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要被送到屠夫刀下，注定被享用，始终逃不过这样的命运。羔羊的无辜待宰与露茜的无辜受难相互呼应。露茜是“一个返祖的孩子”，她与土地接近，在自己经营的田园上劳作喜乐，过着清静闲淡的生活，与黑人邻居佩特鲁斯相处融洽。但露茜的清白无辜并未使她免遭厄运，她被三个黑人强暴，身心受创，家园遭毁。

从受难和牺牲的角度来看，《耻》存在着替罪羊现象，但是库切没有简单地复制这一文化原型，而是对替罪羊进行了更深入的书写和反思。

^① 该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01页。

^②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René Girard, *Ti zui yang* (Scapegoat), trans. FENG Shounong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146-147.]

二

在宗教语境中，替罪羊具有赎罪的功能，替罪羊的牺牲换来的是他的清白和安宁。但无论替罪羊被赋予何种神圣的意义，其受难本身即彰显了暴力的存在。库切首先关注的是替罪羊的受难经验隐含着对他者权力的控诉，受难或归咎于集体的暴力，或归咎于个体的欲望权力。同时，他也写出了，在南非这片特殊的土地，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没有人可以完全无辜，替罪羊自身也可能存在着罪咎。

吉拉尔在分析替罪羊的形成机制时指出：“替罪羊既指受害者的无辜，又指集体矛头对准他们，也指这种集体和目的性。”^① 即便在替罪羊的神圣类型中也存在着迫害的情况，耶稣的死从历史的客观事实来看，首先是政治迫害的结果。《约翰福音》第11章第45-53节记载，随着耶稣影响的扩大，犹太当权者害怕他危及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失去民心，便决议除掉他，并将这种迫害赋予替罪的含义，即，既然整个民族都逃不过罗马人的辖制，那就找一个人替其他人去死。^② 吉拉尔认为：“约翰在唤起我们对此事的回忆时，指明在文化中的每一真正决定都有一个牺牲的特点，因而使人回溯到未公开的替罪羊的效力，回溯到神圣化类型的迫害表征。”^③ 库切对吉拉尔的思想相当熟悉，他曾谈到：“我从吉拉尔那里领受的……是欲望政治的观点。”^④ 卢里遭逐，露茜被强奸，看起来是两桩与情欲有关的事件，但其中也蕴含着集体暴力、政治迫害的意味。

^①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第50页。

^② “其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那年当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约11:49-50）

^③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第50页，第143页。

^④ J. M. Coetzee,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18.

卢里遭到了集体审判的暴力，在集体的推波助澜下，他与梅拉妮的关系迅速演变成公众指指点点、抨击责骂的丑闻。事件散播之后，卢里遭到梅拉妮男朋友的侵扰威胁、所教学生的鄙夷疏远、梅拉妮父亲的当众谴责，“女性反抗强暴”组织向他塞传单称“卡萨诺瓦，你末日到了”，当地的报纸也以《性骚扰案中的大学教授》的醒目标题报道此事并对他大加鞫伐。学校组织人员调查该事件，尽管主持人一再宣称他们只是听取双方的陈述并提出建议，但其过程中的审判意味却相当明显。卢里叙述并分析了他和梅拉妮的关系，承认它是爱欲所导致的错误，梅拉妮使他成为“爱欲的仆人”。这番言辞掀起波澜，斯瓦茨提醒，卢里作为教师是握有权力的人，却错误地将权力关系和性关系混在一起；拉苏尔认为，卢里没有承认利用职务之便侮辱了一位年轻女子，却在倾诉情欲冲动给他本人造成的痛苦。显然，事件事先定了性，有了先在的审判意识，有关个人爱欲的辩解便毫无立足之地。“先判罚，后审问”，在集体审判力量面前，卢里的罪被扩大，承担了超逾他所犯之错的惩罚，如他所言：“我走到哪里，这丑闻就会跟到哪里，粘在身上弄不掉。”^①

露茜则是历史夙怨形成的暴力的牺牲品。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历史之中，而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它是人无法选择或逃避的，正因如此，人背负着历史的重担，有时甚至会成为历史夙怨的牺牲品。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殖民统治结束，白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被推翻，黑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但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新南非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种族之间的积怨没有得到缓和，黑人力图清算白人曾经犯下的罪恶，白人的右翼势力则试图用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城乡之间、种族之间经济发展失衡，土地分配不均，贫困、失业、犯罪问题日益加剧。在这一背景下，露茜的遭遇具有浓厚的政治暴力意味，她感觉到三个黑人的行为像是在“泄私愤”，惊诧于“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可连见都没见过他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99页。

们”，卢里认为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是先辈传下来的。^①暴力带来的创伤深远而持久，事情发生之后，卢里总梦见自己在一张浸着鲜血的床上翻来滚去，拼命躲着一个长相狰狞的恶神。露茜整夜睡不着觉，常像孩子一样把大拇指含在嘴里，整个人慵懶倦怠。

吉拉尔对替罪羊的分析重在发掘替罪羊形成机制中的政治迫害性，突出替罪羊的无辜以彰显暴力的罪恶。库切通过卢里、露茜的受难关注了替罪羊的这一功能，但是在对替罪羊的无辜上库切是质疑的。对情欲百般辩解的卢里是否如他说的那般清白？身处历史境遇的白人露茜是否真能无辜地存在？对于这些问题，库切让人物在反躬自身时作了回答。

卢里认为自己是基于爱欲喜欢上了梅拉妮，小说对两人初次会面的描写更像是恋人约会的场景，他们喝咖啡、听音乐、聊天。不过，当梅拉妮道出自己已有男朋友、抗拒拥抱后，卢里还是任由情欲越界，强制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两人的关系中，梅拉妮受到伤害是事实，她不再正常出席卢里的课堂，将与卢里之间的性看作可以交易的筹码。卢里动用教师的权力也是事实，梅拉妮缺课缺考，他照样标记她为正常，给她成绩，当发现事情不再朝他控制的方向发展时，他又让梅拉妮按规程序考试。这种关系，正像卢里后来所反思的那样，虽有一点所谓爱神附体的“高洁”的东西，但总体来看仍是“欲望的权力”作祟的结果，他向露茜表述：“我的事情起因于欲望的权力问题。”^②

长期的殖民历史造成了南非人普遍的心理失衡，它一方面表现为白人因袭的优越感使其难以真正地认同和接纳黑人；另一方面是黑人因袭的卑微感和积淀的创伤，使他们在处理与白人的关系上难以摆脱其是恩人或敌人的定位。如，卢里难以适应黑人翻身的历史新境况，在他眼中，佩特鲁斯只是一个黑人雇工，用殖民时期的话语来说就是奴仆，雇工/奴仆在雇主/主人家里自在地活动让人觉得怪诞；露茜让他给佩特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74-175页。

^② 同上，第100页。

鲁斯搭手干活，他嘲笑这是“带点历史味的刺激”。相应地，佩特鲁斯称给予他物质帮助的露茜为“恩人”，对高傲的卢里则保持着适当的尊重和高度的警惕。正因如此，二者不可能站在同一种族立场、同一历史坐标来看问题，露茜所遭受的暴行本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在黑人看来却是应得的惩罚，佩特鲁斯最终没有承认那是一桩罪孽，尽管他说警察会把那些人找到并关进监狱，但从内心深处他似乎也在认同这是合理的报复，他庇护参与强奸露茜的黑人少年波勒克斯，对前来问责的卢里说：“这儿没你的事。你来这里照看孩子。我也要照看自己的孩子。”^①身心俱损的露茜尝试站在黑人的立场来看事件的性质，认为这或许是呆下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情欲与权力合谋逾越边界时，清白会成为一个无力的抽象辩词，而在白人殖民统治所犯下的累累罪恶的阴影里，罪与无辜已具有了历史的含混性与多元性，显然，《耻》超越了白人/黑人、殖民者/被殖民者等二元对立的后殖民话语书写模式，将反思的目光转向了权力本身，只要权力存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或受害者，有可能沦为权力运作下的替罪羊。

三

克里斯·丹塔（Chris Danta）指出：“引人注目的是，在《耻》中，库切从世俗意义上运用了替罪羊的观念：描绘了一种没有救赎的牺牲经验。”^②这一观点尚需辨析，在宗教语境里，人们通常将替罪羊的救赎功能理解为代偿、代赎他者的罪过。在这个理解层面上，《耻》的确没有丹塔所说的救赎。但是《耻》却存在着自我拯救，库切通过替罪羊的被动受难批判了权力对人的伤害，同时又通过替罪羊的质询式悔过与虚

^①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224页。

^② Chris Danta, “‘Like a dog... like a lamb’: Becoming Sacrificial Animal in Kafka and Coetzee,” *New Literary History* 38, no. 4 (2007): 731.

已承耻昭示了拯救的可能性。

宗教语境中的替罪羊有因一人受难而众人得救之意。先知以赛亚就曾预言弥赛亚的受难和死亡是世人的赎罪祭，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53:5-7）施洗约翰见到耶稣就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约1:29）然而，替罪、除罪的解释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的神学盼望，耶稣死了，世人的罪孽还在。耶稣救赎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许不是替罪所能完全解答的。而且，与一般的替罪羊不同，耶稣的受难既是集体迫害的结果，又有主动选择的因素，他曾多次预言自己的死亡，在能够避开危险的情况下，选择了牺牲。耶稣的行为和言论，尤其是他艰难背负巨大的十字架奔赴死亡之地的形象，以仪式性的直观向人们展示了主动承担罪过和苦难的道路，他以道成肉身、自降为卑的方式启示了虚己的真理。在对救赎的理解上，库切认可耶稣式的虚己。他在《凶年纪事》中借自传性人物C先生之口提到：

昨晚，我又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五章读了一遍，在这一章里，读到伊凡退回了通往上帝创造世界王国的门票，我发现自己抑止不住地抽噎起来。这是我以前读过无数遍的篇章，然而我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对这文字冲击力产生习以为常的麻木，反而在它面前变得越来越脆弱。为什么？并非我对伊凡强烈的报复理念怀有同情之意。相反，我相信所有对政治伦理的贡献中最伟大的贡献来自耶稣的教导——我们受到伤害或是被冒犯的时候应当把脸颊另一面也转过去，由此打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为什么伊凡能让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呢？……（伊凡的）那些话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具有一种悲恸的语调，那种痛苦传达了一个人的

灵魂无法承载这世界的恐惧。^①

伊凡的质询追问的是人世间让人颤栗的罪恶与苦难，耶稣的顺从启示的是虚己担当，这两者构成了库切思想辩证统一两个方面，在《耻》中，他让人物既对苦难进行激越的责问，又让他们无条件地承受苦难。

卢里的自救是一条质询式的忏悔之路，质询指向外部世界的荒谬，忏悔则是自我精神的更新。从生存形态上看，卢里的人生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从大学教师到动物福利站的杂工，再到面对暴力无力反抗的老人，但从内在精神上看却是上升的过程。卢里一开始是个具有局外人气质的人物，他游离于生活与孤独之间，在不如意的环境里固守着自我的世界，维护着爱欲与尊严。对于梅拉妮事件，他拒绝伪装真诚、公开忏悔；露茜受伤害后，他问责佩特鲁斯，拳打波勒克斯，力劝女儿离开南非，重新开始生活。自尊使卢里一直以抗辩的态度面对敌意的世界，如他所言：“别指望我会改过自新。我可没有改过的准备。我就是我，永远也不想改。”^② 在这种对自我的固守中，似乎仍有一种权力的骄傲隐含其内，随着卢里作为教师的知识权力、作为白人的种族权力、作为男人的性别权力的逐渐丧失，感受到弱小者的苦痛，他的自省和忏悔意识开始显露。女儿的受袭使他意识到月经、分娩、遭遇强暴这些流血的事情都是女人的负担；比尔·肖、爱丁杰等人的慷慨相助让他想起友谊源自爱，现代英语中的‘朋友’（friend）源自古英语freond，后者又来自freon，意思是“爱”；在与动物共处、亲手协助贝芙对狗实施安乐死中，他体验到动物也是有灵的生命，致力于拯救狗的尸体的尊严。^③ 研

^① 库切：《凶年纪事》，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74-175页。[J. M. Coetzee, *Xiong nian ji shi* (Diary of a Bad Year), trans. WEN Mi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174-175.]

^②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86页。

^③ 同上，参见第116、114、162-164页。

究者认为：“在接受‘护狗员’的角色中……他认识到自己对于那些狗的责任，不是作为它们的‘救星’，而是作为它们能够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的监护者……在‘为死去的狗服务’中，‘自私’的戴维发现了一种为自己和这些狗降临的恩典。”^① 这恩典不是卢里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他的自我从封闭走向敞开，开始接纳他者。生存的下降是权力压迫下的耻辱，心灵从高傲转向谦卑则是一种自救，这是卢里真诚面对自我、自愿悔过的时刻。

库切在提到忏悔录这一文体时曾说：

忏悔录往往讲述浪费一生的故事，直到发生一场内心危机和经历一次转变，然后是精神上的再生，获得崭新和更丰富的存在。

改过自新的经验，总是有某种动机不明确的东西：必不可少的是，罪人必须被欲望或贪婪或骄傲蒙蔽到如此程度，以致引领他来到生命转折点的那条心灵逻辑线索，要等到他后来回顾起来，眼睛被擦亮时，才变得可见。^②

因此，悔过讲述的是个人精神再生的故事，是自我拯救的历程，卢里的忏悔属于这种面对自我的改过自新。对于听证会让他悔过，卢里曾驳斥说，在民间的法庭上他已认罪，“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种言语范围”^③，卢里的话表明，悔过的对象不可能是与当事人无关的群体或公众，悔过也不可能是在公共空间里随意散播的伪真诚，它应

^① Sue Kossew, "The Politics of Shame and Redemp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4, No.2 (2003): 160.

^② 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66，269-270页。[J. M. Coetzee, *Nei xin huo dong: wen xue ping lun ji* (Inner Workings), trans. HUANG Canra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266, 269-270.]

^③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64页。

该是心灵范畴的行动，是直面自我的私语，它甚至不奢求悔过对象的谅解，不去套用宗教话语的陈词滥调。在世俗化语境中，对宗教话语的运用有时反而是一种褻渎，如，梅拉妮的父亲艾萨克斯言谈间把上帝挂在嘴边，看起来谦恭老实，其行为却处处潜藏着实利动机，他怀疑卢里前来和解是想让他劝说学校恢复其职务，在口头上又把卢里的到访说成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使其心生悔念。卢里否认，他说：

我并不信上帝，所以我得把你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意愿转换成我自己的说法。按我的说法，我挨罚，是因为出了我和你女儿之间的事。我已经跌到了耻辱的最底端，再想爬上来十分困难。可这样的惩罚我真心接受。我从没有对此嘀咕过半句。相反，我一天一天地在惩罚中挨着，努力把它的当成我的命运接受下来。你说，我无条件地生活在耻辱之中，这么做上帝认为够了吗？^①

此处，卢里的“不信”似乎比艾萨克斯的“信”显得更为虔诚，心怀实利的艾萨克斯未必理解卢里的这番衷肠，然而，卢里本人就此获得一种悔过之后的新的生命体验，尽管情欲仍在他胸中激荡，耻辱仍像把刀子切割着他高傲的自尊，但想起过往，想起他结识过的女人，甚至想起失败，他胸口像有鲜花盛开，心间充满感恩之情。

四

卢里的自省悔过尚有一条明晰的线索，露茜面对耻辱所做的选择则让人困惑不已。她先是拒绝把全部真相告诉警察，像受伤的小羊，躲在角落默默舔舐伤口，后又决定生下三个暴徒播种的孩子，把土地转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92页。

让给佩特鲁斯，接受他的保护，至于是做他第三个妻子或情人，还是当佃农，她根本不在乎。无论卢里还是读者，一般倾向于把露茜的行为解释为两种可能，一是因对白人殖民统治的历史感到负疚，想承担历史的罪恶，宽恕黑人的暴行，以此进行补偿，获得解脱。如，卢里说她在搞“秘密解脱”，想用“忍受现在的苦难”的方式“偿清过去的罪恶”^①。有研究者也认为：“露茜觉得自己身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的重负，她对南非白人侵犯、伤害黑人罪行的历史充满愧疚。”^②二是对现实无力的妥协。卢里悲叹露茜的做法真让人丢脸，“像狗一样活着”。苏·柯秀（Sue Kossew）认为：“这表明她对居住在新南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方式，知道共享这片土地要付出的代价。”^③在这两种解释方式的基础上，研究者进而质疑露茜的宽恕忍让是否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露茜本人的行为和话语进行追索可以发现，她的选择并不属于因愧疚而以宽恕的方式进行隐秘赎罪，如她所言：“什么罪恶感，什么解脱，那都是抽象的概念。我做事不按抽象概念来。”^④宽恕通常是受害者在摆脱施暴者的强权、身心暂时修复的情况下，从更高的道德视角原谅施暴者。若还处在强权的胁迫下，身心受伤的耻辱还如标签一样存在时，受害者既没资格也没力量谈宽恕，露茜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暴徒逍遥法外，随时可能回来继续骚扰她，处在佩特鲁斯保护下的波勒克斯逡巡在她的住处，仍在猥琐地窥视她，露茜肚子里还怀着三个强奸犯的孩子，耻辱还粘在她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露茜何以能够去宽恕呢？她阻止卢里报警，扶起被打倒在地的波勒克斯，平静地带着礼物携着父亲参加佩特鲁斯的庆祝宴会，并不见得她已怀着爱意宽恕了他们，相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26页。

^② 姜小卫：《库切小说〈耻〉中的忏悔、宽容与和解》，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35页。[JIANG Xiaowei, “Repentance,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2007): 35.]

^③ Sue Kossew, “The Politics of Shame and Redemp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160.

^④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26页。

反，她的言语之中也充满无奈的悲愤。如此看来，她是在对现实进行无力的妥协吗？似乎也不全是，卢里写信力劝露茜离开，认为她选择的是条极其危险的错误之路，会把她的名誉剥夺殆尽。露茜回应道：“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我不可能永远是孩子。你也不可能永远做父亲。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你却不是我所需要的领路人，至少现在不是。”^① 妥协是没有退路后的被动偷生，露茜还没有到达走投无路的境地，她可以接受父亲的建议，离开此地，尊严自在地活着，但她主动选择留下来，在她执着于此的偏执中显露更多的是存在的勇气。关键是如何继续生存，是像父亲一样逃避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敌对地存在吗？露茜说“你不是我需要的领路人”，她选择了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② 表面来看，这是像狗一样地活着，从存在的视角来看，却是一种虚己的选择，它隐含着露茜作为人的主动选择性，与狗的全然被动性截然不同。因此，露茜的行为必须从耶稣虚己的启示加以理解，否则她最后的新生和爱的苏醒就没法得到解释。

“虚己”（Kenosis）源自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使徒保罗最早用“虚己”解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2-8）耶稣虚己的拯救是人类理想的高标，常人难以企及，但它作为一种终极性价值则可在人的精神层面得以体现，如自降为卑、自我贬抑、自我倾空、谦卑顺从、承受苦难等，约翰·希克（John Hick）指出：“虚己的隐喻具有实践的目的，可用来正确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摆脱自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180页。

^② 同上，第228页。

我中心。”^①露茜丢掉武器，舍弃物质，放下尊严，把自己摆在最卑微的位置，尽可能地去建构与黑人邻居的良性关系，她不像卢里那样，把黑人视为一个敌对的种族整体，而是自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黑人个体，卢里猜疑佩特鲁斯，将怨恨波及到当时并不在场的他，坚定地认为他也是同谋犯、包庇犯，露茜却一再坚持说“这不是佩特鲁斯的错”。正是将黑人视为同样有人格尊严的个体，露茜才有信心寻求佩特鲁斯的庇护。佩鲁斯称露茜是个“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女人，这个评价意味深长，它暗示，白人一直在用武器、财产、权力在南非之地生存，与黑人形成势不两立的分裂关系，而露茜则从舍弃这些东西开始，试图建构与黑人的共享合作之关系，或许这才是结束耻辱的唯一办法。露茜向卢里表达，自己的选择是很丢脸，但“也许是新的起点”。

小说的结尾似乎应验了露茜的期盼。卢里看望女儿，他小心翼翼地指着露茜的肚子问“你现在爱他吗”，露茜回答：“这孩子？不。我怎么会爱他！不过我会的。爱会滋长起来——得相信大自然母亲。戴维，我决心要做个好母亲。好母亲，好人。你也该努力做个好人。”^②“不。我怎么会爱他”是对暴力造成的耻辱的铭记，是对暴力的理性的鞭挞，“不过我会的”则是顺应生命、坦然去爱的勇气，露茜将自己降低到与大地同样低的位置，匍匐拥抱其上，从那谁也不能真正占有的大地上获得新生，具有了包容容纳一切的胸怀和气度。至此，卢里对自己和露茜有了全新的评价，他自嘲自己是“等着最后判决的老东西”，而露茜已经走得很远。

爱苏醒的地方才会有美的迹象，卢里再次去看望露茜时，他看到的场景是：依然坚固的旧农舍与佩特鲁斯的新房子混搭在一起，斑斑点点的野鸭和野雁悠然地在蓄水池上游着，花床从远处看成了五颜六色的

^① 约翰·希克：《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王志成、思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John Hick, *Shang di dao cheng rou shen de yin yu* (The Metaphor of God Incarnate), trans. WANG Zhicheng and SI Zhu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00), 92.]

^②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239页。

彩色格子，繁花盛开，蜜蜂们高兴得像进了七重天境，露茜在花园地忙乎，斗牛狗待在她身边。他感受到的氛围是：“和煦的太阳，静谧的午后，在花丛中忙碌的蜂群；而在这幅画面的中央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刚刚怀孕，戴着顶草帽。这景致为萨金特或勃纳尔这样的画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像他这样的城里人。可即使是城里人也能领略其中的美，也会在这美景前惊叹得大气不出。”^① 在这种新气象的感染下，卢里继续帮助贝芙安慰处理那些多余的狗，学会了用爱这一字眼来正确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情，放弃了要多留几日他精心照顾的瘸腿小狗的想法。卢里此时的放弃已不再是绝望的清除，更像是顺应生命法则的更新。如研究者所言：“这是一部关于伦理选择的小说……小说结尾戴维和露茜各自找到了‘某种妥协’，不是通过任何宏大的启示或宽恕，而是通过致力于日常生活，致力于照看未出生的孩子和那些绝望的狗。用这种平静的方式，人道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中得以衡量。”^②

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失去特权的白人如何在翻身之后的黑人的仇恨中生存？两者在何种意义上和解？在和解中如何保持作为人的尊严？个体如何在新的历史境遇里获得身份的认同？“克劳格认为，对于南非种族隔离之后的境况，只有文学才能提供抵达他者的灵感，表现冲突的群体和解的奇迹。不是浪漫化文学，也不是消解其他和解实践，它感兴趣的是询问文学是否能够见证他者的经验，并通过创伤和受难提供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方式。”^③ 库切在创作《耻》时对南非严酷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艺术化的探索，他试图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之外寻找解答南非问题的路径，如小说名称所展示的，他把书写的重心放在了南非之人所经受的耻辱上，这耻不仅属于白人殖民者，也属于被历史的污垢裹挟、心

^①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第241页。

^② Sue Kossew, “The Politics of Shame and Redemp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161.

^③ Michalinos Zembyla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Suffering: J. M. Coetzee’s *Disgrace*, Inconsolable Mourning, and the Task of Educators,” *Stud Philos Educ* 28, no. 3 (2009): 224.

陷仇恨的黑人暴徒，只要有权力以及权力滋生的仇恨的地方就有耻辱，而且，替罪羊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耻辱。他以卢里尖锐的质询追问揭示着南非之耻，同时又以露茜的虚己承耻预示了南非的希望，换言之，真正的和解或许是从忍耐和舍弃开始。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Coetzee, J. M.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Danta, Chris. "'Like a dog... like a lamb': Becoming Sacrificial Animal in Kafka and Coetzee." *New Literary History* 38, no. 4 (2007): 721-737.
- Dovey, Teresa. "J. M. Coetzee: Writing in the Middle Voice." In *Critical Essays on J. M. Coetzee*. Edited by Sue Kossew, 18-28. New York: G.K. Hall, 1998.
- Easton, Kai. "J. M. Coetzee's *Disgrace*: Reading Race/Reading Scandal." In *Scandalous Fictions: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 in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Jago Morrison and Susan Watkins, 187-2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Kossew, Sue. "The Politics of Shame and Redemp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4, no.2 (2003): 155-162.
- Leist, Antonand Peter Singer. *J. M. Coetzee and ethic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Zembylas, Michalino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Suffering: J. M. Coetzee's *Disgrace*, Inconsolable Mourning, and the Task of Educators." *Stud Philos Educ* 28, no. 3 (2009): 223-237.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Coetzee, J. M. *Chi (Disgrace)*. Translated by ZHANG Chong and GUO Zhengf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2.]
- 库切：《凶年纪事》，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Coetzee, J. M. *Xiong nian ji shi* (Diary of a Bad Year). Translated by WEN Mi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Coetzee, J. M. *Nei xin huo dong: wen xue ping lun ji* (Inner Workings). Translated by HUANG Canra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Girard, René. *Ti zui yang* (Scapegoat). Translated by FENG Shounong.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 约翰·希克：《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王志成、思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Hick, John. *Shang di dao cheng rou shen de yin yu* (The Metaphor of God Incarnate). Translated by WANG Zhicheng and SI Zhu.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00.]
- 姜小卫：《库切小说〈耻〉中的忏悔、宽容与和解》，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31-37页。[JIANG Xiaowei. "Repentance,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2007): 31-37.]
- 张冲、郭整风：《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5期，第86-89页。[ZHANG Chong and GUO Zhengfeng. "The Price for Overstepping the Boundar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er Prize Winner *Disgrace* by J. M. Coetzee." *Foreign Literature*, no. 5(2001): 86-89.]